  猎心（九）  
9 a\* g/ V8 V/ T- |' i+ X4 t" P  
　　江面碧波荡漾，凉风吹拂趟地身躯，刺耳鸣笛之音远远入耳，难受着翻身仰面。8 {3 z- t! D2 S% B; e  
3 q& \6 k8 p. N" ~: M3 t\* v3 }  
　　不知何时一张熟悉面孔入帘，筱田种男迷糊哼着摇晃起身，吃力扶助了好意上前搀扶的男人手臂。  
+ |" S  \_' {\* a! l& ~  
　　空气中充斥着浓烈刺鼻酒精气味，难忍掩鼻的李忠国扶着昨夜不知喝了多少酒的筱田种男往不远停靠的小车走动，“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沈家二小姐不幸遇害的消息了。”拉开车门，好意拿出瓶装冷水。  
$ u1 E$ p1 e: B9 R1 Q1 y+ |  
　　恶心控制不住喷出，漱口的筱田种男靠在后座大口吸气，提劲白眼关怀的李忠国，“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知道我现在的苦楚？”  
  
　　眼角滴落晶莹，幻想能有朝一日夺回本属于她的身体，手刃造成伤害的方宏茂父子。不远万里和萧晚秋用着异样身份偷渡回国，冒着被遣返风险回到梦魂牵绕的黄江市，希冀朝夕相伴亲人能认出，把那个冒名顶替之人绳之以法。  
+ e& K% H, l; z: n  
　　残酷事实打击了信心，千方百计靠近得来的是拒之千里的冷漠，只当是至亲一时难以发觉端倪，没想到大半年前那场变故却是别有动机的阴谋。  
  
　　几日前那次通话，得知现在的亲姐早已变作一个由陌生男人占据着身体的存在，大变模样的艾贝把一切可疑告知，难以相信事实的筱田种男守在出租房，希望那个顶着艾贝面孔的女人能把真相告知出来，可惜这也只是他一腔幻想。- O. R$ Y3 G: v6 b4 ^1 b: N  
  
　　一连几日都没见那个顶着艾贝面孔的女人回去，昨夜那次突兀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多日来的希冀，顶着亲姐面孔的艾贝通知了女身遇害消息，不知所措也毫无法子的筱田种男借酒消愁大醉淋漓。  Y; l, ^/ E: Y: W4 H+ U  
1 k+ y- [. u) d1 A2 {! d/ r\* V: A  
　　冷冷盯着前方路面，李忠国昨夜还想着去市总警局翻阅资料，半夜俩个盯梢下属传回的消息让他彻夜难眠，今天一大早中央首长叮嘱之音便驱使他马不蹄停找到了俩个盯梢筱田种男下属讲述之地。# `3 X  }+ g/ v# [  
; c- z+ q6 u: S2 ~. T% y3 |  
　　姻亲关系的邓家联系了中央，沈家二小姐之死惊动了委派他前来黄江市的首长，调查大半年前曼谷香格里拉大酒店那次突变暂缓，摸清黄江市内俩次尸变为重，希望他尽早找出幕后真相。  
" t6 }( V9 t' w5 x6 \_5 D  
　　神色缓了缓，李忠国饶有心思望了一眼后座上的筱田种男，“借酒消愁愁更愁，你不需要弄清我为什么知道，现在只有我能帮助你。去沈家之前我希望你能整理好形象，到了那要控制住心情！”  
: |) k: v! @1 I. d  
　　筱田种男不知其意，瞧到车身停在一处不起眼的店面，“里面有准备好的衣物，给你十五分钟。”打开车门，李忠国从附近街道小吃店买了些早点，催促着走下。  
9 w; r. \+ d8 m+ x/ Y' R\* o' c  
　　江畔处沈家别墅大门外人影耸动，大量新闻媒体围堵门前，想要第一时间获得有用资料的他们天刚发亮便驱车赶到。  
  
　　蹲点的新闻媒体眼尖发现一辆不起眼私家车开进别墅大门，沈家安保在露出头的陌生男人打招呼下，车内走下一身着警服的女人随着走入。3 z\* @% U' W. E\* o  
  
　　几个安保见孟文耀领着女警一路来到别墅深处，大厅内礼貌招呼碰面的沈家亲人，放下戒心，重新回到岗位，把那些跃跃而试想要闯入的新闻媒体挡在了大门外。  
6 }! j1 D1 i0 K3 E  
　　一众沈家亲友不认识身着警服的萧晚秋，几个鼎丰集团沈家高层瞧到人事总监孟文耀走入，打上了招呼。突听得开门声入耳，素装艾贝走出，瞧到了人群中那张熟悉不已的面孔。; f2 z& s! Y# K0 A, f, V) P  
  
　　神经紧绷，纤细玉指紧握一起，眸内涌出一道冰冷，艾贝大有抓住这个冒牌货狠狠发泄冲动，瞧到熟悉的孟文耀也在一众沈家亲友之中，咬牙控制了复杂的心。: V1 s; r5 q7 A! k6 M) }. f  
4 u9 G- I$ W# J7 S  
　　许久未曾接触，电话联系也只是替身代由转达，萧晚秋瞧到这个占据沈家大小姐身躯的冒牌货神色复杂，扮演沈家大小姐还有模有样，一时竟忘了此行前来目的。  
$ @; C: P/ ^' o  
　　众人面前不能露出破绽，缓神的萧晚秋客气伸出手，“沈靖雪小姐，今天我来是为了看望沈老。”此行目的没有直接讲明，不远处与几个沈家高层客套的孟文耀好似听到了惊讶之事，聊表歉意告辞寒暄几人，走了过来。+ \_. }' H2 V) Q0 ?$ ~  
  
　　“晚秋，你认识大小姐？”  
+ \_$ {: \! h6 \6 d+ a  
　　沈靖雪与妻子没有半点交集，孟文耀想不通俩女何时相识。  
. y' q  w. \_: a4 f6 b  }! u7 p' ~, c$ v  
　　熟悉面庞在双眸相触那刻便印入脑海，冰冷气息变得柔和，再次与梦魂牵绕的丈夫相遇，萧晚秋按奈不住有许多要倾诉的苦楚，可眼下身份大变，冒然冲动只会惹来怀疑。5 s8 X) Q8 w" v" K6 r  
  
　　“新闻上出现过对萧晚秋警官的报道。”7 a6 A3 q0 m1 n) D4 D  
  
　　艾贝胡乱想到了法子，面对孟文耀质疑，也许身为刑警的萧晚秋应该在新闻媒体上露过面。6 ^\* p  r% h! R3 t  
. `) ^, b7 e" t' K" F; T2 W5 K! x1 l  
　　“沈靖雪小姐曾登上时代周刊，那张惊为天人的全身照让人难以忘却。”  i/ W0 r& P! A/ l  
& E: q1 s  M$ L  e/ \_% K! [  
　　一抹难以察觉的笑意涌现，曼谷香格里拉大酒店变故之前，沈家大小姐沈靖雪便是重要目标，此刻孟文耀心疑也算是有了搪塞。  
  
　　孟文耀笑着释怀，突想起今番情景并非有说有笑场合，沉下心，憋气下的俊俏变做了伤感，摸滚职场多年岂有不知今天此番，一定在他人眼中落下不好印象。  
  
　　有意无意自有他人妄言，艾贝深知丈夫并非无情之人，面前顶着她原本身躯的冒牌货也没半点替其遮掩之意，错身拦在丈夫身前，欲言而止模样让人怀疑她有何种目的。  
% t: v7 w. a6 A9 {8 B' R! A: W  
　　一道震耳之音从虚掩闭合的房内传出，沈父狠狠打碎一具精美瓷杯，望着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老伴，又想到身死不久的小女儿，泪如晶莹。  
' \- E. Y$ ~1 W3 W  
　　“一定要找出真凶！”. H# }- X" K- R' ~' E  
  
　　痛失亲女，饶是保养得当的身体短短一夜也苍老许多，沈父拒绝了房内女婿和赛莱好意搀扶，想到大半年来沈家好像厄运不断，先有大女儿在曼谷那次遭遇，后有小女儿魂断酒吧外面的停车场，老伴也因为小女儿身死而卧病不起。- P& \2 W- J2 m6 f. Y; \% v  
$ ~1 Z! @, g' p  
　　老丈人神色苍白，担心安危的邓天逸好言相劝，“爸，您的身体更为重要，现在外面有许多人不看好鼎丰集团，万一您倒下了，只会让那些不不看好之人做空做大。”! H4 y) q; U! V, U4 ]8 n9 M1 d  
  
　　虚弱咳嗦着接过女婿递上前的水杯，沈父坐上了软椅，“天逸啊，你弟弟还没有回国吗？”% X3 m; Q& O- o& n8 f  
  
　　“弟弟？”- ~\* g; {" M3 ]9 S6 P  
$ z5 \_5 X' ?/ g  
　　很早接过邓家大权的邓天逸为独生子，老丈人此番之意让人捉摸不透，发愣半响才知是远在国外读书的小舅子。4 q5 m' O4 o2 r  g\* J& q5 v4 B  
1 l% U. M, Z+ U+ x  
　　“小凯正在飞机上，爸，您也知道从美国回来飞机也要飞很长时间。”  
8 c! C1 Z, D% I: W: C( K& h. j- |% q  
　　安抚虚弱身体的老丈人，小姨子身死一事，邓天逸凭特殊关系让中央首长也关心了此事。) |  o3 n  P/ Q( L! |  
  
　　沈父咳嗦着哼声，目光落到床榻旁检查老伴身体的赛莱，“昨夜得知靖薇一事，她整个人都好像....冰冷了，就这么没有知觉倒在了地上....”语气变得越来越激动，老伴万一因小女儿之事而不省人事甚至远离，以后就只有他一人苟活于世了。9 r/ e/ D# L5 j3 O; Y$ c( {' B  
, E  X4 C  f% l, [; U, T# e\* R  
　　“夫人的病情是因为二小姐之事而旧疾复发，没有生命危险，安心调理假以时日会好过来。”  
4 b! f, [0 q6 q# @  
　　仔细检查的赛莱停下手中动作，一大早接到女儿艾贝电话，马不停蹄赶来。  
9 M2 N. W- m& J, u2 f' E  
　　得知老伴是旧疾复发没有生命危险，沈父神色好转，“靖雪力排众议拒绝送医，推荐你这个鼎丰集团首席大师，我想她一定对你有很深入了解，靖薇一事我希望你能多帮忙，尽早找出凶手，也好让她瞑目。”2 R1 F: w. p, ~% X: K  
  
　　整理完检查仪器，赛莱早已明了沈父心中之意，“董事长，我会尽力帮助破案，不过在找出凶手之前我希望您能好生调养身体，这样才有力气手刃凶徒。”  
: D9 b& Q6 ]" x: @3 q% B3 o  
　　得到保证，沈父点了点头，赛莱在邓天逸陪同下走出，门外一众等待多时的沈家亲属纷纷上前关怀询问，一一打消焦虑，艾贝借故拉住，俩女走到了大厅角落。  
  
　　“一切尚在可控范围内，多虑只会打乱你现在的不安之心，关心沈家还不如多关心你自己。一月时间快到了，那个冒牌货到现在都没有联系，也不知她知不知道沈家如今的变故。”2 {9 y5 H  t\* D  
  
　　艾贝埋藏不住的焦虑映入眼帘，赛莱安抚莫要过多担心，沈父已经授意，离开沈家的第一步便是前往警局对死去的沈靖薇遗体尸检。  
: Y4 \_% l5 {" E# \_' k  
　　“那我可以陪着一起去吗？”  
  
　　沈家遭遇艾贝很同情，她已作出了能出力的一切，但受够了禁锢自由的生活，让她抓住了任何能摆脱的希望。9 d2 M8 c, k$ P  
, V' d( v5 l0 D6 p' R  B7 k9 k$ j( ^" I9 L  
　　“你和我一起？”\* i( i\* \_\* W4 E# s- h5 S: t  
; h0 R" l+ g2 Z6 d/ l" c  
　　尝试打量不远处邓天逸那张俊俏面孔，感叹豪门生活其实不容易，虽享尽奢华却没有过多自由，赛莱很理解现在的艾贝，“你可以凭现在的身份，替妹妹找出凶手的真情去打动他。”\* t4 ^/ U' L, n. R5 E  
  
　　“会有用吗？”  
, N/ J, I\* n( f4 R. J  
　　不相信这般说辞能打动邓家那个名义丈夫，艾贝觉得赛莱代为转述也许成功率大些。  
  
　　“如果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不能打动，还有什么样的感情能说服？不要把豪门当做冷血动物。”  
  
　　瞧到忐忑不安的艾贝不敢上前，赛莱依附其耳，仔细交代该如何。2 ?3 J1 U1 C( E: P  
0 a7 M' B- p) Y( l7 ~( L0 q  
　　默不吭声的艾贝被赛莱轻轻推动，双目中露出鼓励神色。肉眼可见女儿扭捏往前走动，叹气朝着与沈家众人交谈的邓天逸喊道，“邓总，你家夫人有要事和你相谈。”  
  
　　突如其来的呼喊，艾贝惊慌不知所措，赛莱此番有意使得她冷汗淋漓，见邓天逸差异走来，大口吸着气屏住了呼吸。  
: [7 }5 h, ?1 p2 u& [) C0 E  
　　“靖雪，你有事找我？”$ @3 K! G6 w4 S1 }; l  
  
　　不明所以的邓天逸担心妻子因其妹身死而丢魂。  
  
　　眸光无神，嘴角抽搐着轻声哭噎，艾贝一张俏脸被泪水冲淡，“靖薇她....就这样走了....我爸妈现在也受了很大打击，我.... 我想尽一份力，希望帮助警方找出凶手。”  
  
　　有时女人的哭泣远远比有声述说有用，有着丰富刑警经验的艾贝目睹过许多无声情景，与其大费口舌让人相信，不如秉着人内心深处那抹同情弱者或骨肉亲情之间斩不断的关联让人心生怜悯，让处于弱势一方得到支持。9 |\* G& O3 q\* C. }  
; o" S9 d\* w8 \_  C  
　　妻子何曾这般模样，邓天逸深知她们姐妹情深，如今小姨子身死，老丈人身体明显虚弱了许多，连岳母也躺在床上一病不起，心一下软了，“你想出一份力，我能理解，爸刚在还询问小凯为何没回来，我想是他老人家心累了想要放权。在靖薇一事上我会鼎力支持你，不过考虑到你的安危，我会安排保镖保护。”  
7 [" b0 U. Q7 |" F  
　　有意装出的哭泣引来沈家许多亲戚关怀，被冷落许久得不到答复的萧晚秋也随着孟文耀靠近，赛莱一副果然如此模样挽着艾贝，“邓总您放心，大小姐不会有任何意外，我会陪着她一起去警局。”. `1 z$ c' f: ?# y# T, p  
  
　　自从得知女儿与其男友偷渡中国前因后果，又得知沈家大小姐被一冒牌货顶替，虽身体货真价实，但内在极有可能为一个男人存在，赛莱考虑到女儿安危，偷偷安排早在云南接触的那伙亡命之徒来到黄江市。( \_2 q3 `. J+ i! D& c  
  
　　意外得知沈家大小姐要与眼前这个颇有姿色的女人一起要去警局，愁着不知如何开口的萧晚秋总算放松紧绷的心。方才几人交流，十之八九是沈家那个老家伙想要派专业人才参与侦破沈靖薇身死一案，眼下看来这个挽住沈靖雪的女人便是了。  
1 A; L, J1 Z$ `6 u7 I  
　　“亲爱的，我想我不能陪你了，我要陪着她们回警局。”  q\* i+ [' v& m, g# y  
) x# k3 g; e3 W7 F6 Z! F  
　　众目睽睽之下，萧晚秋香吻孟文耀脸颊，惹得瞧在眼内的艾贝震愤不已，可惜眼下的她只能干瞪眼，过于出格的不满也不能让外人入眼，毕竟孟文耀与这个冒牌货在他们眼内是夫妻。, c4 i. r! @5 ?4 J1 r! t& m  
% M. p6 g; p$ p2 T7 {  
　　孟文耀老脸通红，众目睽睽这般亲昵也是头一次，当即叮嘱萧晚秋注意安全，目视三女消失视野，在几个沈家高层招呼中，重新融入到有关鼎丰集团相关事务交谈之中。  
% P! s! L7 y2 E\* s0 N  
　　别墅外蹲点守候的新闻媒体一窝蜂堵上了出门的三女，眼尖的媒体还瞧到沈家大小姐沈靖雪，正要采访，被几个身形高大且露出生冷神色的保镖给挡住。3 Z, v4 o, C\* x+ g; L  
  
　　赛莱挽着艾贝正要坐上保镖安排好的小车，又见别墅大门不远处开来一辆红旗轿车，几个安保眼色干练，白色车牌上显眼京C字样入眼，没敢阻拦着打开了大门。  
, Q7 G6 o0 o; t, j  
　　众人骇然心惊，没想到国安局也因沈靖薇身死一事掺和进来，不禁想到鼎丰集团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存在。8 J2 m+ W) S% V0 d8 a% t  
  
　　赛莱并未了解到中国车牌颜色含义，聪明的她从众人吃惊甚至惊骇神色中也瞧出了来人不简单，倒是没料到车上走下的四人中，还有女儿艾贝熟悉的男人。/ h4 W' Q0 K! M2 Z# {  
  
　　车内走下四个男人，两人西装革履，两人中山装服饰，眼尖的艾贝瞧到了筱田种男熟悉的面孔，压住雀跃的想要打招呼之意，远远作出电话联系的手势，目睹于眼帘的赛莱有意替其遮掩，在中山装男人走入别墅内，悄然询问他是否为女儿男友。2 h1 d# V- h% V& j4 Z\* ^2 O  
  
　　筱田种男身份被艾贝有意隐瞒，从云南回到黄江市赛莱主动相认那刻，只是讲述了俩人是因为感情偷渡回中国，而且筱田种男身份也被刻意隐瞒成一个中国人。  
8 [! |+ \" H1 i$ @  
　　装着羞红模样的艾贝点了点头，“他就是我至死不渝的男人。”1 e0 E- ?5 |3 f+ z  z, v6 w  
  
　　赛莱疑惑盯着瞧不出说谎的女儿，“他是中国某个特殊部门的人？在交往前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担心女儿受到欺骗，提醒别因为爱情而冲昏头脑。  
/ c( X6 J# q2 w3 [- k' v9 {9 |  
　　艾贝一张俏脸越来越红，“妈，您就别替我担心了，我很早就知道了他的身份，在泰国我们遭遇到了丧坤追杀，偷渡回中国也是迫不得已。”/ n) x( ^, g0 R+ w2 M- I! Z  
. ~& h. ]5 ~, |4 c2 s4 p4 e  
　　“你是说丧坤追杀你们？”$ \7 G9 P% Z% f0 a/ f9 S  
  
　　刻入脑海不能忘怀的仇人名字让赛莱咬牙切齿，不是他，她们母女也不会飘扬海外，更加不会击碎本是和睦美好的那个家。  
# \4 n\* v\* ~/ l7 s4 G3 X  
　　激动愤恨之意让艾贝不敢过多提及，无意之言只是搪塞而用，避免更多刺激，转为亲昵挽住赛莱，“您不是要去警局吗？”6 \8 S/ U& v, }4 \_! P. Y  
  
　　愤恨咒骂总有一天能把丧坤活剐之言，赛莱知道女儿这番别过话题之意是为了替她着想，软下身来随着挽住的艾贝坐上了小车。  
  
　　萧晚秋从未见过这般大阵仗，沈家与中央高层有没有来往不明，国安局那辆显眼小车便让一众蹲点媒体大吃一惊，眼下又有全副武装模样的保镖团团护着沈靖雪，好几辆小车开道，浩浩荡荡驶出了沈家别墅。望着不起眼的警车，长叹人比人气死人，冷哼着关上车门，随着先前开动的车队往警局而去。" `  n; s" ~: v\* a( v1 }  
  
　　千叮嘱万交代，不要露出马脚，不要作出让人怀疑的言行举止，现在倒好，刚见面，本歉意无意打搅沈父休息的李忠国，后悔把筱田种男带回沈家的决定了。+ n' M! X: p# s, C& }# P  
  
　　“大.... 姐，大哥呀，你别吓我好不好？”  
$ A& x/ A# I- p# C\* f# T4 m  
　　小声附耳跪地不起的筱田种男，李忠国肠子都悔青了，千算万算也没算到他当着沈父面，喊了一声爸爸。  
\* z3 P$ S: o2 z9 j  
　　沈父也被突如其来的一声爸爸吓得不轻，他没觉得沈家还有这样一个儿子，还以为是李忠国有意开玩笑，找人扮演一个便宜儿子，不由想到表明身份后的国安局此行目的。0 a# }6 w( F) ~0 [5 ^: K  
( l- c9 j& x; L# d% p9 l. H3 @  
　　平常普通人有意这番亲昵称呼，或多或少为了利益而言，也许是瞧上了沈家财产想分一杯羹，但国安局找人演戏又觉得不是那个目的，顿时望着跪地的筱田种男不知如何开口。  
2 p( f9 Q: Y" {: x" n/ B  
　　“爸，其实我与靖薇俩情相悦，早在部队时便互相许了诺言，只要我回到黄江市就会登门拜访您俩老，提及我们结婚目的，可...我没想到靖薇她会遇害。”  
0 N9 `0 a7 H; n; I$ Q  S\* ?( X  
　　绷直的身躯死死往下扣头，紧握的拳头关节之间噼啪作响，筱田种男目光血红，“爸，我与靖薇可谓有了实际上的进展，这次回黄江市本来是为了领结婚证，她的仇我一定会报。”  
  
　　跪地男人有模有样言辞让人生疑，加上片面之词实在难以让人相信，沈父难以抉择，筱田种男好像瞧到了老父亲的怀疑神色，当着李忠国领取的几个国安局几人，说出了父母之间一处隐晦秘密。  
, d% [3 Q8 w1 T  
　　沈父久久说不出话，他与老伴之间的秘密只有几个儿女知晓，如今面前跪地男人讲出，不得不说明他与死去女儿的关系了，“孩子，起来吧，靖薇瞒着我们俩人好苦，我们一直不知她在外面有一个男友，直到现在我才想起不久前她极力要出去租房生活的原因了。”9 d) z\* `. g- y- u0 m) Y  
  
　　扶起跪地的筱田种男，想起沈靖薇当初极力不顾他与老伴阻止而出去单独生活，又拒绝了安排安保，只当是女儿有什么秘密隐瞒，没想到是在外面有了男友。  
9 Q% z5 S; B! @4 D5 Q  
　　没管有没有会意错误，李忠国见沈父得到解释没有发怒，暗暗抹掉额头上的冷汗，此番探望目的达到，中央领导转达之意也已经达成，好言安抚沈父好生休养身体，扶着跪地不起的筱田种男走出了房间。4 L0 h8 u. |( H; I  
  
　　重新坐回小车，没有开车的李忠国随着坐在了后座，盯着默不吭声的筱田种男，有意调侃，“刚才差点吓死我了，你那一声爸爸，我都不知该如何向你父亲解释。”尴尬挤出笑容，发现有些不妥，怎么说了句向你父亲解释，明明现在的沈靖薇早已变作了一个大男人。  
  
　　“说吧，说出你的目的，我知道你没有那样好心特意安排我与父母见面。”\* x1 x- p  d; X( [" N  
  
　　冷冷盯着泛着尴尬神色的李忠国，筱田种男懒懒伸展开身体。# i' h8 M+ g( r7 p  
6 \_4 O; F! U# g' \2 n  
　　李忠国打起哈哈，“你瞧你说的，我怎么会是那种人呢....不过我很想知道你与萧晚秋在曼谷相遇是什么时间，遇到方宏茂又是何时，又是何时知道身体被调换。”  
\* i: `2 P8 M" e7 f" U' P" y  
　　扭捏嘴脸让人难受，考虑到多亏了此人帮助，才有了再次与至亲相遇的机遇。朝着李忠国讨要了一根烟，随着袅袅升起的烟雾，筱田种男不堪回首讲起了遭遇的一切。  
  
　　来到警局的第一刻，赛莱走入了解剖室，初步了解法医口述中的外在伤口，对着躺在解剖台上的冰冷尸体，合掌弯腰，施礼完毕后在警局安排法医全程陪同下，锋利的解剖刀划开了冰冷皮肤。4 ^# G$ [8 x8 y9 v5 j4 J  
  
　　随同走入警局的艾贝被俩个警员拦在了解剖室外，有着多年刑警经验的她，知晓警局流程，苦于无聊，走到洗手间，拨通了那日送与筱田种男的手机号码。  
  
　　交谈的李忠国提醒有电话，筱田种男没有接通，他不想当着艾贝提及那些不堪回首的事物，直到倾听之人买来的那包香烟见底，天色暗淡下来，知无不言讲完了一切。  
. l8 P& U' G3 y  
　　没有许大用处且与所了解的信息基本没有出入，李忠国靠在软椅上沉思有用信息，从筱田种男所言只能推测出现在的萧晚秋早已不是本人，或许从生活作风方面着手能得出一二。& L; p8 x1 p) r/ b, M$ K  
2 J, h\* z; c7 `5 b\* y  
　　“怎么了？没有什么可用信息吗？”/ E: D) `" s0 V; M8 U  
  
　　沉闷不言的李忠国好似在他讲完后脸颊上瞧不出任何色彩，筱田种男寻思他在想什么。  
% y( y2 Y2 j' ], q  
　　“和我所掌握的相差八九不离十，或许市内连续两次发生的病毒尸变与方宏茂没有多大关系，病毒是从境外被某个别有用心敌对组织带入。”6 k" q. T5 Y5 K( k2 t  E! @% Z  
  
　　病毒引起的尸变可怕之处让人胆寒，眼下黄江市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若非强有力压制，恐慌会一直蔓延下去。李忠国掏了掏空无一物的烟盒，才发现早已被筱田种男抽完。  
2 h8 o6 l, O& X# b  
　　病毒引起尸变一事筱田种男在朦胧描述的新闻上有所耳闻，有人传言是新型病毒，也有人传言是不安好心的西方国家有意投毒，借此打乱和平发展经济的国家。$ H: d\* ^3 X2 F  
  
　　“或许可以从你所言的那个假冒沈靖雪下手，方宏茂曾在国内经营多年，逃离海外后国家也没能顺藤摸瓜清理掉他的党羽，能被他安排假冒沈家大小姐，说不定那个假沈靖雪与他关系匪浅。”2 k# |0 h3 P  q- ?- [8 R  
0 r5 T- o5 Z6 d' V/ \& E6 I  
　　苦于没有成果的李忠国眼前一亮，为了推测可能性，又让筱田种男讲出现在那个假冒亲姐的冒牌在消失视野时，有什么异样特征。) f" B$ Z, ~. \_% B  
% O  \' }2 F\* j  o# S0 H' a  
　　筱田种男细想半天，缓缓道，“那个冒牌货顶着我亲姐的身体，不知什么时候与晚秋姐互换了容貌，在她消失视野之时，身上钱财不多，拿着一张不属于她本人的身份证。”  
  
　　“记得身份证号码或身份证有什么特殊吗？”  
  
　　信息量有限，茫茫人海宛如捞针，黄江市人流量很大，短时三刻很难找出，李忠国琢磨着应该获取一些相对详细的特点。1 V: \_1 ^$ L; m5 t" Q  
  
　　筱田种男沉吟了半响，“那张身份证好像是云南籍，离开云南正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没有让人有所怀疑。”9 g/ e. D) y; f- t0 n  
, q/ z2 L2 J\* P8 Q$ S4 s  
　　李忠国摇了摇头，信息量实在有限，为了尽快找到冒牌货，不得不采取人海战术了，当着筱田种男面，直接拨通市总警局，要求派人专门回看假沈靖雪最后消失时间在何地点，以及她重现出现在监控画面内又在什么地点。  
$ E1 d+ n- ~( {# ^/ ]9 O# n6 b, W  
　　光回看监控视频也只是双重保障之一，李忠国又命令分区警局派人，查找这段时间有没有那个假冒货用他人身份证出入公共场所可疑行踪，所在区有没有可疑租客最近拿着异样身份证办理入住。: \_: \_1 }1 J5 \5 k\* I+ c  
  
　　天色逐渐暗淡，街道俩旁的路灯在夜色中亮起，筱田种男见李忠国交代完毕，寻思告别回家，没等开口被好意拒绝。5 K% b\* z4 G7 t1 U4 r  
/ Y& L1 y. X4 o" V0 ~  
　　“关键时刻不能出岔子，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现在所住的住所不能再回去了。”  
  
　　拦住正要推开车门的筱田种男，李忠国好意提醒。  
  
　　“你是要监视还是软禁我？”  
  
　　人生自由受到威胁，筱田种男很不满这种无理。  
  
　　“大姐....大兄弟啊，我不是威胁你，我猜测现在的萧晚秋便是方宏茂假冒，如果她感受到危险，说不定会临死反扑，凭借她警察身份，很容易对你的人生安全造成伤害。”5 j  H: r2 G/ ~$ t  A4 {  
$ W) n9 Q, M0 M( u& r" E. a  
　　不顺口的称呼脱口而出，李忠国考虑到了所能想的一切，方宏茂曾在国内担任某国有银行分行行长，当初国家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揪出来，没想他串逃出国，直到现在都没能把他绳之以法。  
) o- J% h0 R9 [/ @1 z9 J) E7 b  
　　“你是说现在的萧晚秋是方宏茂假冒？”  
  
　　提起方宏茂，筱田种男恨得咬牙，十指紧握青筋爆裂。$ t$ P% a! y\* T! Y  
" A\* {. B4 r. o8 |4 ^  
　　李忠国瞧出了不对劲，“这些只是我的猜测，等水落石出了你再报仇也不迟啊。”安抚快要暴怒的筱田种男，当即催促开车下属往事先安排好地点而去。3 R2 r% S( r# U# M2 A1 z; ]\* i  
  
　　解剖室内的赛莱好奇望着显微镜下的皮肤切皮，没有发生如常人一般的溃烂，内在基因结构好像变异了一样，即使脱离了人为低温控制因素，也没有半点腐败溃烂迹象。  
# x& i# K$ S2 f! p( p# w" H+ q  
　　唯一解释便是沈靖薇身体已经产生变异，放下凝视的显微镜，在陪同的法医惊呼之下赛莱重新回到解剖台，发现解剖留下的伤口好像愈合了一样，愣是瞧不出不久前用锋利解剖出来的伤口。  
  
　　纵使拥有多年经验的法医也不禁惊骇这等离奇人生初见，赛莱生疑沈靖薇体内怎会出现如黄江市内两次造成尸变那样的病毒，她何时接触过尸变之人不得而知，为何没有发生变异，变成如那些行尸一般全身腐烂模样也不知晓。  
4 {' T, v! t$ P1 Q: b  
　　大胆推测可能与凶手对沈靖薇身体造成致命伤害的伤口有关，利刃剥夺了她的生命，但体内残留的病毒维持了身体机能，改造后的身体拥有了迅速恢复伤口功能。) q4 A\* e" W7 S8 N+ ~) G  
  
　　参与陪同的法医不得不佩服赛莱的幻想，不对，应该是推测，虽然大胆，但很有理由，“赛莱医师，我不知道前几日发生的那两次病毒所引起的尸变与她有没有关系，现在看来病毒改造了她的身体，可她的生命并没有复原，充其量只是维持了与植物人一样没有任何知觉的存在。”1 g& m& E/ Z, ]+ ~( B% p7 S5 `  
8 o\* G4 F# M# C9 |2 @8 u  z( F  
　　“可惜现在的她连植物人都不如，植物人尚有恢复的可能性，她现在没有半点生命气息，没有心跳也没有脑电波，就好像一具空壳。”; \_& [$ n% L& ?7 {& }' p0 D4 t  
  
　　很乐于接受变作植物人的结果，在沈家俩个老人那赛莱也能告知这一能兴奋人心的消息，可现在的沈靖薇身体就像处于死亡与植物人中间那段，不知该如何描述。7 T# W: N- T) j2 B6 ^' I5 I0 B/ }  
  
　　‘如果我们假设现在的沈靖薇仍活着，她会不会和那些感染病毒人一样，发生尸变？”\* d- J7 \: v) B8 C' n; x2 r  
& j; }5 F/ `  M% e  
　　法医不敢想象病毒对沈靖薇身体改造后所造成影响，如果她还有生机，会不会变成电影桥段内改造人一样的存在。  
  
　　“科学本来是大胆推测小心求证，医学也一样。沈家不会放过沈靖薇任何活过来的机会，你现在应该及时找到你的领导，汇报你所了解的一切，从残留的病毒出发，警方应该能找到她生前与何人接触过。”; G5 u2 X  R) \_9 `& a0 Y  
& k: k7 E4 `) h% l8 r1 }/ u  
　　认同法医推测也不忘沈父交代的赛莱及时提醒，面前躺在解剖台上的沈靖薇身体从目前医学角度来看，她已经身死，可被病毒改造后的身体又给人希望。3 \# U- Q; ~# P5 z+ ?1 ^+ K  
  
　　脱掉身上的白大褂，清理掉防护手套，赛莱懒懒伸腰，无意瞄到法医脸颊上已经花掉的粉底，“近一整天的工作量，冷气也无法抵消流出的汗液，趁还有时间抽空去补补妆。”3 `3 L6 c! j- e: i  
  
　　靠在长椅闭眼的艾贝浑然不走出解剖室的赛莱，飘逸长发随着过道上吹来的凉风拂动，不忍心打扰女儿幽梦，没想到靠近的脚步声惊醒了睡梦中的美满幻想。! ?7 \_- O7 [5 k+ s: o" \_, }\* ]: d  
! ]! P- M2 \. R0 G+ D& J  [! E" m; d/ s' ~  
　　明亮的双眸望着走近的关怀神色，艾贝起身迎上，“妈，有什么进展没？”  
; s1 T5 r% @) U+ Y: @" Q  
　　女儿仍如以前那般关心他人，赛莱揉了揉太阳穴提神，“有时间关心别人的事，不如多关心下自己，你看看你脸型都肉眼可见变化了，再过几天那个冒牌货和你都会复原。”3 O4 f5 q' ^% ]7 x  
% Z' ]/ j# h2 u6 X! o9 z0 V\* }  
　　脸颊不知何时隐隐生疼，艾贝轻轻挤压摸着有些红肿的脸蛋，“在复原前我会偷偷找一个隐蔽之地，不会让外人发现。”) w\* D9 Q  G\* m& {2 n6 ^  
$ Z0 S" \8 O8 Z  @9 a  ?6 g  
　　“你倒会想，邓家岂是那样能轻易摆脱，趁还有几天时间，我会把你带到云南，那里有所有的仪器。”  
$ l$ s& ~4 Z( C' @# G  
　　担心女儿在众人面前因复原露出马脚，赛莱拿起手机拨通等候多时的周海茂，叮嘱伺机挡住邓家安排的保镖，听在耳内的艾贝断了联系，满脸不情愿说道：“再等两天吧，我还有许多事没和他交代呢。”  
  
　　赛莱知道女儿嘴中的那个他便是白天前往沈家的那个中山装男人，无奈收回吩咐，让来到黄江市内的周海茂一行人等待几日，挂断电话，不忍责怪挽着，俩女走出了警局。  
  
　　深夜的城市沉静却又喧闹，总有不归之人乐于沉浸醉生梦死。% \_- T: V$ n6 |+ e% D5 N\* w+ t0 {  
  
　　一杯接一杯合着沁人心扉的美味，酒吧豪华包间内，一脸肉横生的中年男人拥抱着怀中柔弱无骨的尤物，每喝尽一杯，躺在怀中的佳人便会主动轻吻他那张满是胡渣的脸。  
  
　　中年男人坏笑着抚摸变换了姿势主动骑在大腿上的娇媚，女人故意扭动那盈盈一握的娇躯，握着男人不安分的手没入到澎湃酥胸，一道宛如电击的轻微麻痹让他爱不释手多摸了几下。& v/ [" t2 J  D4 b: Q& k  
  
　　“你好坏啊，人家明明只是让你摸一下而已，怎么摸了那么多下呢？”  
  
　　喷火的火焰红抹胸礼服包裹不住呼之而出的骄傲，皙白的肌肤贴着男人蠕动，冰冷的触感让男人感受到了冰火两重天的滋味。/ {: @, d( D9 G, w7 s& u# L! v  
  
　　“水....水团儿，多好听得名...字啊。”; q4 Y7 y# @6 a\* o  
$ ?5 h# p7 a/ `4 s5 Y% S  
　　意犹未尽的男人用那张胡渣脸贴高耸软玉，舌头舔舐回味着勾人魂魄的芬香。& o: I3 ?& f  m  
  
　　嬉笑连连的赵曦雨任由男人吃尽便宜，纤细的玉指勾住丢了魂之人的手中酒杯，“人家也想尝尝美酒。”好听的酥软之音在接过酒杯那刻变得模糊不清，红艳的双唇抿着瓷杯，体内一滴冒着紫红色的液体顺着光滑瓷面滑落到酒水内，顷刻消失不见。  
  
　　“想喝充满烈焰红唇滋味的美酒吗？”  
  
　　拎着酒杯有意晃动，赵曦雨玉臂勾住强壮有力的男人身体。" o; p/ ]8 M. v# i7 f) m, l, `  
  
　　贪婪吸食小巧红唇内涌出的甘甜，男人又占了一次便宜，狠狠吻在了赵曦雨红唇，听到勾魂之音没有过多怀疑，直接喝尽杯中红酒。/ G) D. h# U- w6 T8 j1 a& O  
  
　　通过亲吻能直接传送埋藏于体内的病毒，小剂量很难在短时间内起效，大剂量只会不断减少埋藏体内病毒容量。赵曦雨化身网红水团儿，接近方宏茂交代目标之一的董德惠，用藏于体内的病毒融入酒水，既能节省也能在短时间内生效，可谓一举两得。; ]# U/ N; P+ j9 r  
  
　　红酒下肚如鲠在喉，想不明白酒水怎会大变滋味，几个呼吸时间，董德惠双目通红，发现全身奇痒无比，突然甩开坐在身上的赵曦雨，如猛兽一样吼动，随即身上皮肤肉眼可见腐烂。